

千古一阁见袁州

文/彭卫平

赣西宜春城中 毗连人潮奔涌的中山路与鼓楼步行街 又与遐迩闻名的袁州谯楼为邻 难禅阁可谓藏身“风光之地”。只是 与热闹的四邻相比 难禅阁一楼兀立 稍显清冷 鲜有人问津。然而 可别小看了这座秀江之滨的旧楼阁 它穿越了千年的历史甬道 见证了袁州古郡的厚重文脉。

说起难禅阁的前身 必然绕不开两位大宋的名流——李冲元与黄庭坚。关于前者的故事 一直在当地坊间流传 甚至在袁州地方史志中 也有关于他的精彩记录。至于黄庭坚 这位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 诗书才艺轰动当朝 影响深远。

据史料记载 李冲元 字元中 曾典狱宜春 负责刑狱与犯人惩戒之类的事务。修水籍的黄庭坚 进士及第 历任叶县、泰和、宣州多地县尉、知县、知州、别驾、判官等。两人都属学而优则仕的“儒士”，一位主管地方刑狱工作，一位四海宦游 驰骋北宋文坛。

两位先贤如何有了现实中的交集 现在已经无从

考证。不过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认 时任袁州府司理的李冲元为自己建了一座自省之所 他邀约被贬谪巴蜀的黄庭坚来古城袁州 请这位文坛巨擘给阁楼赐名。黄庭坚欣然命笔 为其授匾“难禅阁” 并作《难禅阁铭》一文 以示纪念。

文中 黄庭坚寥寥几句“心得自在 哀悯众生……” 便生动刻画出了李冲元的形象。李冲元胸怀安邦之才 执法严正 且刚硬之躯内还藏着一份柔情。他既惩恶 亦扬善 一方面用严峻的眼神怒嗔袁州府辖下的违法者 另一方面又怜悯人犯的疾苦 力所能及予以治疗与关怀。

在其府衙之侧兴建的难禅阁 便是李冲元的自省之地。这座正方形、庑殿式、灰色、素面瓦的“曹椽” 通体采用抬梁式木结构架 设备完善 花饰精工 用料也颇为讲究。

“劝己以不倦 劝同事以不倦 劝万物以不倦 故曰 难尔！夫禅义何难？”如果说 袁州谯楼是因为大唐

钦天监袁天罡的建筑大手笔而驰名千秋 那么难禅阁 饮誉袁州地方志 凭借的便是李冲元与黄庭坚在阁中惺惺相惜、举觞赏月、畅谈人生的那一抹身影。

春秋轮回。时至今日 袁天罡早已化为了历史天空的一颗流星 而一代名流黄庭坚与李冲元留在袁州的足音也消失了千年 唯独他们身后的那块牌匾千年不毁 那座阁楼千年不倒。

一座古城 有根 才有魂。袁州的根与魂便蕴藏于它两千余年的漫长建城史中。近年来 当地推出了袁州古城复兴计划 挖掘被湮灭的遗址 再现古城荣光。相信不久的将来 难禅阁将不再形单影只 更多古建可以涅槃重生 开启一扇扇尘封的历史之窗 让人窥见袁州古城人文历史的绚丽与灿烂。

水中鱼

文/蓝春燕

在一座大山里 有一个小村子住着几十户人家 村民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村里一年四季花木丛生 有一条小溪从山脚下汨汨流出 如银色的丝带缠绕着小村子。

溪水清亮澄澈 鱼儿欢快地在水中游来游去。它一会儿调皮地钻进溪边草丛间的淤泥里 一会儿又探出头来 把头上的泥巴甩在水中。溪水溅起水花 一团水就变得浑浊起来。

鱼儿感觉到自己闯祸了 蜷缩着身子 胆怯地望着溪水。溪水刷刷地拨开草丛 轻柔地冲洗着鱼儿身上的污浊。鱼儿一身痒痒的酥酥的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无比纯净……

被洗干净的鱼儿 好奇地问溪水 怎么会如此地包容自己。溪水不语 任凭鱼儿在自己怀中自由地畅游。

天气晴好的时候 受宠的鱼儿爱待在水里 偶尔仰起头 激起一圈涟漪 漾着花木红绿的影子 小溪瞬间变得更加美丽了。

忽然一阵狂风刮来 溪旁的枯枝被刮落 沉入水中。鱼儿吓得四处乱窜 溪水瞬间涌起浪潮 把树枝甩到岸边。

紧接着 又是闪电雷鸣。惊恐的鱼儿钻到水中 水一边紧紧地抱住它 一边勇敢地与闪电雷鸣搏击。尽管水面上波涛汹涌危机四伏 水里的世界依然平静安详。

此后 鱼儿深深知道 自己不仅呼吸离不开水 水也是它永远的依靠 它不能没有水。

鱼儿和溪水 幸福甜蜜地过着惬意的日子……

终有一天 鱼儿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 口水就流出来了。它睁大眼睛 绕着香味转着圈不停地游着 水花一次次阻止它靠近 禁不住诱惑的鱼儿还是游上去张口咬住……

不知怎的 咬住美食的那一刻 鱼儿感觉自己整个身子被一股力量往上提 不一会就脱离了水面。

离开水的鱼儿惶恐极了 拼命地呼叫水：“救我 救我 救我呀！”它不知这到底怎么了？不断地挣扎着 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意识也渐渐模糊了。

迷迷糊糊中 鱼感觉身边很温馨 呼吸很顺畅 幸好它又回到水里了。不同的是 空间很拥挤。原来 它是被

放到了一个狭窄的容器里 它猛然抬头发现天空也变得狭窄了。

再次回到水里 它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 再次紧紧地偎依在水的怀里 静静地体会着水的柔情。可嘴角撕裂的疼痛 让心底的惶恐却越来越清晰。

它忧伤地摇了摇尾巴 一头就触碰到了生硬的桶壁 它已经被囚禁了。几次试图跳出去 却发现总是徒劳。几个鳞片掉落了 有血渗出 血水在水桶里蔓延开来。

受伤的鱼儿 第一次感觉到绝望 眼泪流了出来 可没有人看得见它的泪流。任凭它的无助歇斯底里 水没有抱它 也没有出言安慰它。突兀的陌生感横亘在彼此心中 让鱼儿的呼吸越发变得困难起来。

一只手伸了过来 像魔爪一样 让可怜鱼儿无处可逃。它再一次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掐住 一种剧痛遍布全身 撕心裂肺。它不再挣扎 其实它也无能为力 离开了水 它丧失了所有力气。

濒死那一刻 它潜意识里还是奋力地搜寻水 它呼天喊地 也不见水的踪迹。它多么希望能再一次徜徉在水的怀里。水啊 你怎么就忍心不再管我呀！唉 是爱莫能助 还是情义已绝？在悲痛的冥想中 鱼儿死都闭不上眼睛。

鱼的灵魂瞬间飘了起来 它看到自己的躯壳又和水在一起。可这时的水在铁锅里却成了火的帮凶 渐渐沸腾 笑声张扬 任凭鱼儿如何愤怒、绝望、伤心 水依然铁石心肠 呲牙咧嘴地冲着鱼的躯壳冷笑着。鱼儿漂亮的眼睛终于不忍再看 它朝锅底一头扎了下去……火越烧越旺了 锅里的水更加得意洋洋。或许它们并不知道鱼和溪水的故事 它们惬意着天衣无缝的互相合作。

鱼儿的灵魂在黑暗的世界里终于明白了一切。所有经历过的 都已无法挽留 也无法改变。水有万千种 遇到了对的才能相依为命。

此时 鱼儿没有了肉身 它已经无惧疼痛 无惧诱惑 它不恨 亦不悔。只是想念那条潺潺的溪流 想念那些与水日夜相拥的自由的日子 想念那一朵朵如花开一样的依恋之情。

有时 它会忍不住穿过花木扶疏的小路 跑到小溪边 它看到溪水依然潺潺流淌 天光云影 依然有往日的宁静 真想一纵身跃进溪里……可是 那又如何呢？溪水永远抱不住一缕光呀！

在第七个清晨 这缕光静静地贴着水面 静静地消失了……

心情(外一首)

胡学正

总觉得这冬好长好长
长得使人不愿出门
只想围着火炉
做一个绿色的梦

当最后一朵雪花
乘着北风飘然远扬
望春的心情
便把脖子拉得老长

春天的脚步很轻
在冬的胴体上
踏雪无痕
不经意间
桃花便倏地笑了

选一个主题突出的日子
给她寄去一瓣如血的落英
然后静立在世纪的一端
等候邮差

花与诗

油菜花开了
从田间漫上山坡
从山坡漫上云端
纵使在雨天
田地也是一片金黄
纵使没有太阳
也有太阳的颜色
于是我把诗
写上每一片花瓣
我的诗便有了浓浓的香
我的诗便有了太阳的光芒
可是
诗成了 你会来读吗
花开了 你在等我吗